



◎王晓振

老槐树

老槐树,只是一棵树而已。
它不是媒仙,和我关系不大。
我之所以觉得它亲切,是因为它在湾头,而湾头,是生我养我的地方。

上个世纪70年代一个寒冷的早晨,我生于此地——一个背靠小清河、南临麻大湖的村庄。村子中央,就矗立着一棵堪称古老的树——老槐树。

对所有古老的东西心存敬畏,是我们的传统,对老槐树,自然也不例外。

如果没有老槐树,我还是深爱着湾头。但有了老槐树,湾头也就是不一样的湾头了。

一棵树,成为一个村子的灵魂,一定是有其原因的。老槐树,就是湾头的灵魂。究其原因,我想是因为老槐树的苍老与倔强。

它老得无人知道它的来历。是随意一阵风,把一粒树种偶然刮来,还是某人刻意种之?这都不待而知了。但它的确实老,它那灰色树皮上的裂纹,就像一个老人脸上深深的皱纹。皱纹,岁月沧桑的记录。

它老得让人担心。一阵风,就可能把它刮倒;一声轻雷,就把它震垮。我担心某天早晨,就突然见不到它了。就像我92岁的奶奶,突然就不见了。

打我记事起,老槐树就是那么老;打我记事起,奶奶就是那么老。她总是穿着黑色的大襟褂儿,缩着纂儿,颠着小脚走来走去。她



过锋利!

那天,偶遇贾叔,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背驼得厉害,目光有些迟滞,走路颤巍巍,几乎抬不起脚,鞋底拖着地面的声音很重。远远望去,像极了大风中的一棵稻草。思维也慢了好多,我跑近和他说话。他稍迟了一下,还是认出了我。

“这是怎么了,贾叔?”
“怕金森啊!”贾叔的声音有些含混不清。

说话的时候,贾叔的涎水不断地拉着长流出来,虽然带着手绢,贾叔却并没有擦拭,好像已经习惯了。这才退休几年啊,当年贾叔的影子也没有了。

当年的贾叔有三大:脾气大,酒量大,嗓门儿大。那天,据说是酒后得罪了家里的黑猫,黑猫上了墙头赌气般地来回踱步就是不下来。贾叔便在墙下给黑猫赔礼。大半个下午的时间,贾叔没有住嘴,一直在

和老马交流,也不知道黑猫是听懂了或是感受到了贾叔的诚意,最后,黑猫终于从墙头跳了下来。

这一真实的事件被人们传了好久。今天的贾叔好像已经没有了和猫交流的力气!

曾经的情怀,在不经意间被岁月带走,只留下回忆和曾经。

“草色遥看近却无”。当你还在回味诗句之际,抬眼却已是桃红柳绿,草长莺飞。

当你还念着“一枝红杏出墙来”,未几,沉闷的雷声便让你汗流浹背,辗转反侧难以入眠。

“懒摇白羽扇,裸袒青林中”,你手中的扇还未曾放下,你的衣衫还没有整理好,却已经是“天凉好个秋”。

收获的喜悦还没有走下眉梢,萧瑟的秋风已然转向。

“北风卷地白草折”,然后,“千树万树梨花开”……

从新华街到我上班的地方不远,可以走大路,也可以走樊家巷。樊家巷比新华街窄得多,也热闹得多,两边密密麻麻的全是店铺,其中不少是滨州的特色美食。

有一家专卖“大山烧鸡”,那鸡色泽鲜亮,外酥内软,老远就能闻到熏烤的香气。大山烧鸡因起源于无棣县大山而得名,说是大山,其实是海拔63米的一座小山。鲁北缺山,小亦为大,不足怪。突然想起前几日看过的一部电视连续剧,讲的是发生在鲁北平原的抗日故事。且不说演员的服装、语言、房子的建筑风格完全和鲁北不搭边,更离谱的是,剧中处处山峦叠立,山匪割据,一会儿大山黑山,一会儿清风岭的,硬生生把鲁北平原搞成了鲁北山区。不用问,那导演的地理知识绝对是化学老师教出来的。

樊家巷西门南边,有家那家锅子饼,据说是正宗的百年老店。锅子饼是那家人的独创,以饼卷馅,兼具饼与包子的优点。外地朋友来,大块朵颐之后常说过于油腻,也难怪,以前生活清苦,难免荤腥,偶尔吃到大油大肉,自然满口生香。如今却是不同,鱼肉已是百姓餐桌上的常客,好多人嘴变刁了,又回过头去讲究清淡。想一想也是,好多传统的东西,变了就失去了原来的味道,弄得不伦不类,不变又难以迎合现代人的口味,真是两难。

当然,要论名气,黄河二路和三路之间的剧场街要比新华街、樊

家巷大得多。单从名字看,剧场街就兼具商业味道和文化气息。剧场街1952年开市,得名却源于后来所建的人民剧场。那里曾是老北镇最繁华的地方,街东的电影院是当时的标志性建筑,也是时髦的青年男女最爱去的地方。六十多年过去了,历史的余晖映照在依旧人头攒动的剧场街,而老电影、老戏曲、老字号的身影却日见模糊……

2008年秋冬之交,父亲在滨医附院住院,虽是顽疾,幸未影响行走。每到傍晚,我都会硬拽上他,去邻近的剧场街转转。一来陪他散散步,二来让他享受一下美食。我俩每次只要两三个小菜,即便如此,父亲还是说我不该浪费,吃罢,常常拉下脸来训斥一番。我不做声,下次依旧要上两三个小菜,父亲吃罢,又是一番不满的絮叨。父亲年龄大了,牙口不好,后来我们便常去小街中心吃大饼砂锅。那砂锅看起来有些年岁了,身上布满了锈迹,兼具饼与包子的优点。父亲要一个羊肉粉丝,我要一个白菜豆腐,爷俩坐在小马扎上,砂锅咕嘟咕嘟的就吸溜着开吃。父亲依旧拿我当孩子,不时从自己的砂锅里夹几片羊肉给我。吃完了,我俩就坐在那儿拉呱,拉了好久,那砂锅还烫着……

现在的滨州,路越来越宽,越发显得小巷狭窄;楼越来越高,越发显得小巷低矮。城市也越来越挤,真的担心有一天,把小巷挤没了地方……

现在的滨州,路越来越宽,越发显得小巷狭窄;楼越来越高,越发显得小巷低矮。城市也越来越挤,真的担心有一天,把小巷挤没了地方……

不经意间

◎孔德林

岁月轮转,四季交替,均不在不经意间。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经意间,至圣的声音已经回响了几千年!

在不经意间,一片树叶飘零之际,你生出了第一根白发,然后在不经意间“燎原”,再然后白了,稀了,脱了。第一条“蚯蚓”也是在不经意间爬上了你的脸颊,然后发展壮大,成为你独特而又显著的车轮。

孩子嗷嗷呀呀的识字图片还没有来得及整理,转眼已经在大学里攻读!

不经意间,该来的不该来的,愿来的不愿来的,都来了;也是在不经意间,该走的不该走的,愿走的不愿走的,都走了。

人世间的陈新陈代谢也许就是这么简单:

不经意间,来了;

不经意间,走了。

◎许烟华

烟火小巷

滨州的路宽,好走,也好记。南北走向的叫渤海,东西走向的叫黄河,按照一二三四的顺序一路排开去。外地人来滨州,如果不是喝得酩酊大醉,迷路是件很难的事。我在滨州生活了十年,还从没遇到一个向我问路的呢!

滨州的路也美,直来直去,两边种着不断长高的花草树木,也“种”着不断长高的高楼大厦。外地人看了,都说滨州越来越洋气了,我听了,心里却有一点不以为然:这些楼、这些楼似曾相识,好像是从哪个地方搬过来的,缺了些滨州的地域符号和遗传基因。

幸好,滨州还有一些隐藏在大路之间的小巷。这些为数不多的不起眼的小巷,像老北镇土生土长的原住民,亲历着一个时代的变迁,也还原着一个城市本来的味道。

滨州的小巷,离时尚很远,街道多狭小逼仄,店面多陈旧寒酸,有的门口还挂着油渍渍的布帘招牌:卖青菜的、卖肉食的、卖海鲜的、卖水果的皆是粗衫布衣,来来往往的亦非达官贵人,像极了农村乱糟糟的小集市,泛着浓浓的市井和烟火气息。

在滨州,我一直住在新华街,那是一条连通黄河五路、六路的小街,四五百米长,两边零星散布着几十家小吃摊。我刚到滨州那会儿,喜欢到“江南春”喝豆腐汤。一大锅豆腐汤在慢火上煨着,上面漂着一层诱人的辣椒油,食客来了,便用大碗盛出。豆腐切得很大,一块需两三口才能吃完,很嫩,很烫,

清溜溜地在嘴里不听话。那会儿,老板娘亦如豆腐般白嫩,细细的腰身,弯弯的柳眉,一张口燕语莺声,在人群中越发显露着江南女子的灵秀。只是后来单位有了食堂,渐渐去吃的就少了。现在,偶尔从“江南春”经过,却像做了亏心事似的低着头加快了步子,大概是怕她看到我一脸的沧桑吧。过去去了,却忍不住低下头,抿一下嘴,回味一下豆腐汤和年轻时的味道。

住的院子门口,正对着马家包子铺。每天早上打开门,一眼就能看到对面炉膛里的火苗。老马是个勤快利落的人,连备用的木柴也整整齐齐地码在角落里,四面,包括上面都用木板盖得严丝合缝,不知道的还以为里面藏了什么宝贝。老马的包子品种很多,最好吃的当数冬瓜猪肉烫面灌汤包,皮薄馅筋道,馅香而多汁,咬一口,一股香浓的热气噌地就从破口处冲出来。

我和老马平常并不搭话,但不知怎的,总觉得他举手投足间和他的摆摊的不同,像个文化人,心里便与他多了一份亲近。有段时间没见老马,据说他得了重病,便担心以后再也看不到那红彤彤的炉火,心里很是怅然。没想到没过多久,包子铺又重新开张了。他消瘦了许多,精神却依旧很好。今年滨州雨水多,也巧,昨天一出门就来了阵急雨,便跑到老马那儿躲避。老马笑道:“天气预报现在真灵啊,以前早的时候老说下,老不下,现在下雨了,只要说下,肯定下。”想想这话,老马还真挺有文化的。

雪松诗二首

小动物之爱

我不爱狮子老虎
我只爱小动物
比如猫、狗、麻雀等等
在严寒冬夜
我会把楼道门打开
免得它们被冻死
我会给它们送吃的
而且要放在
它们能吃得到的地方
我做这些的时候
总是悄悄的
不愿被别人看见
我是个大男人
我原本是应该爱狮子老虎的
(我所受的教育也如此)
但我只爱身边的小动物
它们同我们生活在一起
多少年了?
谁能说得清
我深信我们命上的一些东西
就藏在它们的眼睛里

露水

经历过漫长的黑夜
有许多事物注定要在
白天里持续一段时间
唯有露水是短暂的:它的生涯
通过大地上的
树枝叶叶秘密地维系着
虽然我很想看见它凝结的源头和
消失的痕迹
很想用手指沾着它
尝一尝这浩渺夜色中
空虚无根的一滴
但我不再奢望回到大平原深处
那里的拂晓长满硕大的露水
它透明的胎衣
正在被成长的世界慢慢挣脱
我已不再奢望那一滴的冰凉
从天井里的老槐树上落下来:
柔情的精灵,带着叶子的清新
针尖一样刺痛我
干燥的皮肤和坚硬的心
我也不再指望
它以泪水的方式涌出我的眼眶
更多的时候我只是对它
想入非非:关于肉体的宪法和
婚姻的墙壁,还有麦田里天高地
阔的爱和逃逸……

◎舒中

泪水

隆冬之夜,泪水清然而下
如雪山之巅的滴流
昼夜孤独,奔泻彻骨的凉

我心里溅起腾腾水汽
泪眼里,煎熬啜泣作响
洞穴之门黯然闭合
长夜里天各一方,流浪吧
泪水漫过历史和村庄

童年的歌谣。少年的诗章
沉浮不定,“柔韧而波荡的心灵的美丽”
赐予我铁甲龙驹,以马革裹尸的信念
赶在泪干以前——
给她的扶桑树挂满红火球
连湿润的睫毛,也镀上金质的自足和荣耀

◎郑玉平

植树遐思

(新韵)

春来植树枯草旧,旭日山花多别愁。
刺史东坡堤绿色,先生五柳杖藜州。
仁和世界耕春瑞,大爱何须孺子牛。
欲茂参天根者固,村夫老骥也风流。

骚人浪迹东春色,几树闲霞又爱丘。
植树千山喜翠柏,耕躬一隻笑春愁。
垂阴笛柳抽打活,枝叶拂堤给水流。
引得蓝空鹏鸟,雀鹑晨暮叫啾啾。

春来种植风沙少,只爱青山绿水流。
一树多飞桃柳燕,牧歌醉饮杏花牛。
别人归去安居宅,远客山根渡竹舟。
君待柴门新湿雨,耕耘田野不悲秋。

南园雨润梨花白,拂面柔风北杏青。
植树光阴飞去也,开山寂寞走空庭。
暖阳长影黎蒿草,湿地微寒柳絮容。
古有人贤皆种绿,不思羌笛百春宁。

东风始爱新枝翠,把酒一杯皓月明。
墙外春苞将绽蕊,提前一柳好花容。
前年种下桃修树,昨夜老闻蝉几声。
寂寞村庭深去处,西楼犬吠欲安城。

◎牟海静

我和星星撞个满怀

黑色巨毯盖下来,万家灯火是它的镶边
我在夜的中央张开翅膀
风轻轻一吹,我就飘起来
和星星撞了个满怀

我带着梦里都想得到的讯息
飞向夜空,我要告诉每一颗星星
今晚,我的世界满是跳跃着的光明

我的怀里盛不下了
亲爱的,我要先倒出来一些
倒在一张白纸上
每一颗都笑容四溅

丢

错过一滴水,无论怎样寻觅
在一条河里都找不到了

错过一句话,任凭你翻阅记忆
哪怕草叶上的露珠折射出完美的身姿
但心尖上的,隐在哪里呢?

错过一个机会,一条鲤鱼
可能一辈子只能潜游在深水里
再难飞黄腾达,那曾经触手可及的龙门
越来越远,成为天上的彩虹

在连接两座山的栈桥上
一不小心,旅人跌落在夜色里
那幽深的山谷叫人不忍心看

谁能想到,山谷里曾经安宁而繁荣的村落
六年以后,只剩下两户人家还亮着灯光
恰是那受过惊吓的两粒种子

◎王亮山

鲁北平原上的喜鹊(外一首)

并不是所有的鸟儿都畏惧严寒
并不是所有的鸟儿都举家南迁
白茫茫的霜野上
仍有喜鹊在苍生起飞的时候
像一支凌空的箭

凌空的箭
透过来远方的山
霜雪覆盖的麦田
大树和草原一样的辽阔
野树上不摧的鹤巢

这是我窗外的图画
这是我家乡的风景呵
多少力量的球状
让我依恋

那些逃避的候鸟
怎比我家乡的喜鹊?
这样的挚爱这一片土地
无论是春夏秋冬
无论是风霜雨雪
在这片土地上勤恳
生也是这里
死也是这里
永不弃舍

霜雪中凌起的喜鹊
这山北家乡上的精灵
这鲁北平原上的精灵呵!

浇地

阳光洒在麦苗上
农人在阳光里立
听话的渠水咕咕作响
散入青青的畦里

每当这一刻
我便敞开心灵的一角
倾听泥土的气息
倾听关于一位泥土的孩子
怎样变成男子汉的故事

总在下一刻
我的心变得那样的柔软
听见了前世的、后世的雨
田野如母亲一样的温馨
梳理我心上的荒秽

小草是我的敌人
此刻是我的尤物
藏在麦苗的下面
怯怯的顽强着一生!

